

· 长篇纪实文学 ·

最后一个太监

凌海成 余斌华 著
李 洁 孙明德 译

最后一个太监

李 洁 孙明德 译
凌海成 余斌华 著

· 长篇纪实文学

最后的宦官

昭和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初版发行

原 著 凌海成

余斌华

发行所 日 本 旺文社

ZUIHOU YIGE TAIJIAN

最 后 一 个 太 监

李 洁 译
孙明德

责任编辑：韩 玉

封面设计：杨 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12.5印张5插页305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6 630册 定价：6.6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483—0/K·209



孫耀庭の居室

殘軀雪恥入深宮
 險峨人生白髮翁
 養心殿裏懷巡帝
 儲秀宮中憶蓋容
 浪迹江湖雲迹道
 面壁山林苦行僧
 百年滄桑皆一脈
 好即了時了即空

孫耀庭氏書
 一九八七年五月

孫耀庭氏の書

写给读者的话

本书是对孙耀庭“御前太监”生涯的真实记录，这位历史上清朝最后一位太监已步入90岁高龄，编译者特于1991年2月晋京拜谒了垂垂老矣的主人公，首次将本书日文版译为中文。

孙氏生于天津静海，与著名大太监小德张同乡，为生活所逼，被其父净身入宫，先后做过端康皇太妃、宣统帝、婉容皇后的贴身太监。耳闻目睹了清宫生活和溥仪其人。经历了宣统逊位、端康皇太妃大葬、张勋复辟、寓居张园、北逃长春直至八十年代在北京某寺庙颐养天年。描写的情节有故宫轶事、净身、绑架案、妓院救良、儿子与宫女私恋、溥仪的新婚生活、太监庙内争权夺利秘事等，这些事件堪称首次披露，那充满新鲜感的史料和真实可信的人物遭际读起来令人手不释卷。

编译者

1991年7月

目 录

上 部

静海少年.....	1
悲惨故土.....	1
显宦返乡.....	4
飞灾横祸.....	8
善心少年.....	10
毅然净身.....	14
两位恩师.....	20
都市的风.....	24
初次远旅.....	24
眼界初开.....	28
在京过年.....	34
入载涛府.....	38
光“耀”门“庭”	
.....	38
惹祸上门.....	41
奇人任义.....	47
蟋蟀之经.....	52

命运决斗.....	55
终于进宫.....	64
改名“春寿”.....	64
第二职业.....	67
初见溥仪.....	71
端康太妃.....	75
青蜂小月.....	78
爱之舞台.....	84
爱之报应.....	90
翡翠玉镯.....	95
“月”陨“蜂”逝	
.....	99
神秘皇宫.....	102
司坊新差.....	102
城中之城.....	107
血城泪河.....	110
光荣梦幻.....	113

窥欢喜佛·····	119
天桥“神卦”·····	122
宫中神鬼·····	127
冤魂遍城·····	129
皇帝溥仪 ·····	133
皇帝母子·····	133
逊帝大婚·····	136
“天子”洞房·····	140
锦盒之谜·····	143
活寡皇后·····	147
溥仪隐私·····	150
动荡岁月 ·····	152
疯窃狂盗·····	152

火烧群殿·····	155
遣散出宫·····	158
梅喜被卖·····	161
青楼逸事·····	164
救娼为良·····	167
落魄返乡·····	170

大清终焉 ·····	172
新潮皇后·····	172
后妃之间·····	175
端康之死·····	179
最后通牒·····	183
溥仪出宫·····	186
大清终焉·····	194

下 部

秘密使命 ·····	199
直言进谏·····	199
押运财宝·····	202
夜半历险·····	206
重返故里·····	209
浪迹江湖 ·····	212
旧友重逢·····	212
闯荡之愿·····	215

天桥奇睹·····	218
求师学“艺”·····	223
骗人把戏·····	227
初走江湖·····	231
通州探路·····	235
昧心赚钱·····	238
奇耻大辱·····	241
恶少作恶·····	246
被保出狱·····	249

沦落风尘·····	252
仙人相面·····	252
窥破天机·····	256
街头遭劫·····	261
含垢忍辱·····	264
吴公搭救·····	268
“佛门神医”·····	271
漂泊市井·····	276
黄昏遇险·····	276
救人韬略·····	280
人贩“马蜂”·····	285
初次相亲·····	289
时髦女人·····	292
“妻”逃财亡·····	295
恻隐之心·····	298
伪满洲国·····	302
黑暗时代·····	302
亡国之行·····	306
重见溥仪·····	309
疯女婉容·····	312
特殊恩泽·····	315
罹病南归·····	318

在白云观·····	322
实言招忌·····	322
救主脱险·····	326
道院遇奸·····	331
深夜叛乱·····	335
杀人案犯·····	339
栖身关庙·····	343
代写书信·····	343
移居关庙·····	347
惩治恶棍·····	351
兵临城下·····	354
北平解放·····	358
土改风暴·····	362
四面楚歌·····	362
斗争大会·····	365
错划地主·····	370
进退维谷·····	373
当面对质·····	378
新的时代·····	382
护送回乡·····	382
报仇雪恨·····	386
绝后太监·····	390

静海少年

悲惨故土·

从中国第三大都市天津往西南行约40公里，便到了静海县。

远古时，这里是渤海的一部分。不知始于何年，海水渐次东退，滞留在这低洼地势中的大片积水，成了一片死海。“静海”之名，由此而得。又不知经历了几许沧桑，积水干涸，只留给地面上一层厚厚的盐碱与一望无际的芦苇，故静海又名“长芦”。

在这片芦苇的世界里，鸟、蛇、蛙、蟹、蛭、蚊等生物，大吃小，强凌弱，相互为食，吃光一代又滋生出一代，诚然如文字所言：乃弱肉强食之地。既然如此，便无什么公道可言了。然而，在芦苇荡与芦苇荡之间的那些盐碱地上，便没有这般简单了，因为这里居住的，是人。这片贫瘠的土地不长粮食，人们世辈苟延残喘在极度贫困之中。

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可谓奇迹。从多年以前，静海人为谋生路，就把目光从土地转向了人的身上——打别人或自身的主意了。

打别人的主意，无非是干绑票的勾当。何谓“绑票”？“票”者，大活人也。饿极贫极，便生歹意，铤而走险，看准某家阔人或其家族成员走街过市时，冷不防窜上前用棍棒将其击懵，并塞进麻袋里，连夜运进密密的芦苇丛中。翌日，一封被绑

人的亲笔信便转到家人手里。

“我已被绑票，见信后速将现款××圆×日×时送往×地，否则，我就没命了！”

绑票者的俘获物若是不识字的小孩，便扒下一只孩子的鞋，转送到苦主家里。

遇此飞来之横祸，苦主一家无不恭敬从命，乖乖奉上对方所索款数以赎回“肉票”。万一手头不宽余，一时无钱赎人，那被绑者可要倒霉了：先被芦荡好汉们生生割下一只耳朵送至其家中，如过了期限犹未送钱，另一只耳朵马上又送来。若再不满足好汉们的要求，则必死无疑。也有的苦主依仗有官府为靠山，非但不交钱，反而携兵丁前往芦荡救人。但如此一来，适得其反——芦荡浩茫无垠，进去如入迷魂阵，休说来几个兵勇，即便整营人马开进去拉大网，充其量不过抬出一具残缺的尸体而已。所以，京津一带富户，没有不怕静海绑票的。

还有一种叫“拍花子”的绑票者。据说手里有种迷魂药，见了富家少爷，只要往他头上一拍，那可怜的孩子立即变得迷迷糊糊并随之而去。此种绑票手段自然比背后打闷棍要高明一筹。因此，每当母亲领孩子上街时，总要叮咛再三：“紧紧抓住我的手，当心别让拍花子拍了去。”

这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静海绑票的。

敢如此强悍地打别人身上的主意，抓住甚至杀掉“肉票”者，统统被静海人目为好汉。这生意极简单，无本万利，何乐不为？故而这一带芦苇荡里的残忍生意，无论春夏秋冬都很繁忙。每当夕阳西沉、晚风渐起时，便有鬼哭般的惨嚎声从那芦苇密丛处传出，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欲为此道，非吃豹子胆而不敢为之，那些生来性善气儒者，却无胆打别人的主意。思来想去，只能在自身上找活

路了。

大凡女子打自身的主意并不难，只要不顾“羞耻”二字，便可赖以生存。京津妓院里就有不少烟花女子来自静海。

男人可不一样了，他们身上非但没有招财之宝，反倒有个惹事生非的赘物。

亘古以来，皇帝们为保证自己的“龙种”绝对纯洁，嫔妃绝对忠贞，专在内宫里用了一批没有这种“赘物”的男人为奴。于是，地处京华附近的静海男子们，又多了条生路——阉去生殖器进官府当太监。

静海人的为太监史可谓悠久，始于何人，迄今已语焉不详；但终于何人，当代从事研究“世界之最”的人恐怕都知道：现今世界上唯一一位健在的太监，即出身静海的清朝末年宫廷太监孙耀庭，此公既是静海、亦是整个文明人类的最后一个太监。

孙耀庭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1902年12月29日）出生在静海县东柳木村。其父孙怀宝是典型的静海庄户人，先人给他起名“怀宝”，无非指望他今后能真的怀揣金银财宝，大富大贵。但梦想终归是梦想，祖先传给他的贫穷家境并未改变，他的全部家产依然只有三间草房和二亩薄地。

耀庭出世那年，怀宝已是“而立”之秋。荒年添丁，喜少忧多。怀宝实在闷不过了，只好去找村里的陈瞎子给孩儿算命。

陈瞎子问清孩子的生辰八字后，掐算了半晌，才说：

“你这个孩子的命，不济呀！”

怀宝不由地一哆嗦，连忙请教：

“怎么不济？”

“这小子是个绝嗣之人，一生无功无禄，还要破财破印。”破财是指失去部分财产，破印则是指失掉身上的某个部分。

“唉！他的命是长流水命，”瞎子念念有词，“日元是壬水，

八字中土二、木三、火二、缺金，日元成了无根之水。若想日后富贵长寿，必须给他起个带‘金’字的名字。金能生水，金留水生嘛！”

“那……请陈先生给他起个名儿吧？”

“留……金……对！就叫他留金吧！”

孙怀宝将信将疑，留下几枚铜板，默默退了出来。

显宦返乡·

也许是应了算卦先生的预言，弱小的耀庭在清贫中平安地长大。

就在他7岁那年——1909年——静海县出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威镇朝野的当朝大太监小德张衣锦还乡了。

小德张本名张祥斋，静海南吕官屯人。他出身贫寒，少年丧父。15岁那年，他去一个阔亲戚家串门，遭了白眼，一怒之下，跑到村头观音寺里，咚咚咚给观音菩萨磕了仨头，许下大愿，然后，脱下裤子揪住那阳物就是一镰刀！只因心慌手软，这一刀不利索，只割下了一半多。那东西血淋淋地垂着，他慌了手脚。幸亏有个进庙歇脚的人碰上了，才把那血肉模糊的一串赘物全弄了下来。

这种简单而残忍的手术，被皇帝老子和他的御用文人赐了个美称，曰：“净身”。

光绪十七年，张祥斋托人说情进了皇宫当了小太监——小太监是宦官中地位最低下的一等。此时，他在宫中正式用了“张兰德”之名，而“小德张”即从“张兰德”名字衍化而来，这一通称越叫越响，最后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权贵太监的名字之一！由于他生来机敏过人，且面皙而身颀，善察颜观色，揣摩主

子的心事，所以晋升得很快。入宫后没几个月，便当上了铁腕皇太后慈禧的八宝总管。八宝是指八种书房用品——笔、墨、纸、砚、玉玺、印泥、佛珠、藏香。

喜欢让宫里人称为“老佛爷”的慈禧太后，常写“福”字赐予文武大臣或外国宾客。清廷皇帝写“福”，乃是一种始于康熙皇帝的典仪。康熙爷当年，命人精制“御用赐福苍生笔”一支。笔管用大漆涂黑，“御用赐福苍生笔”7个填金字熠熠闪光，平日珍藏在紫檀匣里，每年十二月初一举行开笔书“福”之典。皇帝所书第一幅“福”字，悬挂在紫禁城乾清宫的正殿里，剩下的才分赐给心腹大臣们。凡得御笔赐“福”者，无不以为最大荣耀。

康熙以后的清帝们，都继承了此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自然不会例外。所不同的是，她不仅在每年一度的书“福”典仪上写点“福”字，平时也愿多写几幅图个吉利、笼络些人心。

小德张颇有点佛家所言“通他心”之本领，无论老佛爷何时想写“福”字，他都能早早备下八宝，侍奉得乖戾无常的西太后龙心大悦，曾特书“服侍勤谨”四字赏谕给他。未久，他便得到尚衣总管这一高位。

西太后驾崩后，小德张又当上光绪之后隆裕太后的总管。随着他与皇族显宦们的交往日密，他在宫中的权势也越来越高。

小德张既信道教，又信佛教，高僧和名道都是他的座上客；有时，他自己也去庙或观里坐禅、诵经、焚香、修行。因此，他在宫廷里外颇有“有德之士”的声誉。

某夜，他忽然梦见静海老家观音寺里的菩萨像摇摇欲坠，须弥宝座旁的金刚力士朝他怒目而视。惊醒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起早年落魄于庙中净身时许下的大愿：如大难不死，日后腾

达，定回庙里给菩萨重塑金身！

一别故土20年。现虽已富贵在身，却难偷半日闲。当年一愿，至今未还，菩萨竟托了梦来。小德张越想越心慌，第二天便差人去静海主持修庙去了。

半年过去了，修缮工程业已完工。小德张立即率十余名静海太监乘火车抵达天津。在津小憩后，请了个戏班，改乘木船直奔静海。

时值金秋，两岸高粱全都熟透了。故道故景，怎不令小德张心旷神怡？岸旁泊着些渔舟，不时有舟上人家以惊诧之色向这艘威风凛凛的大船上张望；附近一些村民也跑出来观看，那热闹的情景很象他们的祖先看乾隆爷下江南。

大出风头的小德张，心花怒放，竟令部下将大把铜钱掷向岸上，引起岸上一片争抢！

撒小钱本是宫中嫔妃们的把戏，她们百无聊赖时，常常往地上扔小钱或小吃让太监们抢给她们看。小太监们乐得博主人一笑，自己也落点零花钱，所以每每故作厮打状，东倒西歪，丑态百出。小德张先前可没少表演这套节目，可他自己当主子撒小钱，却是平生头一回，此时，他真是春风得意啊！

无奈村民野夫并无小太监们那般乖巧，能知趣地看出主子何时倦怠适时地走开。他们竟跟着船在岸上跑起来，每撒一处便竞相哄抢。甚至连狗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撒欢。

望着这一切，小德张禁不住地笑出声来。

大太监的返乡之船，驶至运粮河时，河道渐浅。静海县的县太爷宋公迪早就备好几乘大桥迎候过来。一行人舍舟登陆，沿河畔之道继续前行。

到离东柳木村不远时，南吕官屯也遥遥在望了。在前面开道的太监，忽然发现：前方大树上有个人影！

不会是刺客吧？小德张慌忙下令驻轿。

随行的兵士迅速围住大树，厉声喝问：

“什么人？！”

只听树枝咔嚓咔嚓一阵响，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从树上掉下来。这就是留金，只因他听奶奶说：“小德张是天星下凡”，所以，想躲在树上看个清楚。

小德张听罢禀报，略一思索，便令将这冒失孩子一起带往南吕官屯。

这边，早有人跑去给孙怀宝传讯了。

怀宝一听，又急又怕，只好硬着头皮追去。

南吕官屯，是个远近闻名的大村，有百十户人家。小德张从都市里请来的戏班子已经紧锣密鼓地搭台演唱起来。一时间，衣锦还乡的大太监让家乡风光空前。

孙怀宝哪有心思看热闹？他焦急地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直到快掌灯时分，才从一个太监嘴里得知：留金被关在观音寺里。

观音寺是个荒废多年的小庙，今已被小德张差人修葺一新。院里铺上了整洁的青砖，房前种满奇花异草。殿内禅房里，远旅疲倦的小德张，正在闭目养神。一个太监悄悄走进来，请示如何发落从东柳木村外带来的那个孩子，并告之那孩子的父亲也寻求求情了。

小德张一听，笑了起来，说：

“让这爷儿俩在我这儿吃三天好饭，听三天大戏，走的时候再赏他们50两银子。”

这可真是祸得福！本来留金不知死活惊了当朝大太监的大驾，已在劫难逃，不料，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得到了恩宠，究竟为何？

原来，小德张喜的是那孩子说自己是天星下凡的那句话。小

德张结交的道士里，有一个曾告诉他说：“夜观天象得知，老爷您乃某星下凡”。小德张闻之大喜，当即赏了道士一个玉石香炉。今天又从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嘴里听到了同样的话，他始信自己果有来历。所以对留金路扰一事非但不恼，反而有赏。

怀宝父子哪里知道个中原委？只是喜出望外地在南吕官屯尽情吃喝了三天。直到第四天，小德张欲启程回京时，两人才揣了50两赏银欢欢喜喜回了村。

飞灾横祸。

回到家里，不等他们把逢凶化吉的经过说完，留金娘便凄然骂道：“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没有我，你们怕早就没命了！”

真如一瓢冷水当头泼！

留金娘抹着泪讲起事情经过——

原来，孙怀宝追儿子去了南吕官屯之后，留金娘守着另外两个孩子彻夜难眠。她战战兢兢地烧香、拜神、许愿，只求男人和儿子能平安回家。万般无奈时，她想起了村正尚步瀛。

这位尚老爷，乃本村首富，远近一霸，是个苛刻得出名的人物。留金娘明知这点，可事到如今，也只有求他出面向小德张求情了……

尚步瀛听留金娘涕泗滂沱地哀求完以后，才慢悠悠地说：

“是呵，我哪能眼见乡亲落难而不顾？替你跑一趟南吕官屯容易，可总不能空着手干说呀！这样吧，”他奸滑地一笑，命人取来纸笔，唰唰唰写了几行字递了过来：“既然咱乡里乡亲的，我是不能见死不救的，但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人若是平安回了家，那就是我上下打点的银子使了劲儿，你家没钱还我的话，就把那二亩四分地给我，人若回不来呢？算我倒霉，分文不取了。